



石谷风 著

# 談秋苑古風堂

古風堂叢稿

九一堂顧廷龍題

A horizontal calligraphy piece featuring a large, bold character '谈' (Talk/Discuss) in the center. To its left, smaller characters read '读书会' (Book Club). Above the main character, there is more text that appears to be part of a larger sentence or title.

# 古风堂艺谈

石谷风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天津华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0.5 插图2页

1994年2月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04—337—X

I • 56 定价13.50元

建業文房憶舊達東華詩夢繞清宮

大癡派衍黃賓老小米還推周退翁

論學遠師朱竹垞著書追慕張寒松

安吳南海同擊楫談藝而今說谷風

谷風學兄近輯談藝之作為古風堂藝徒張鳴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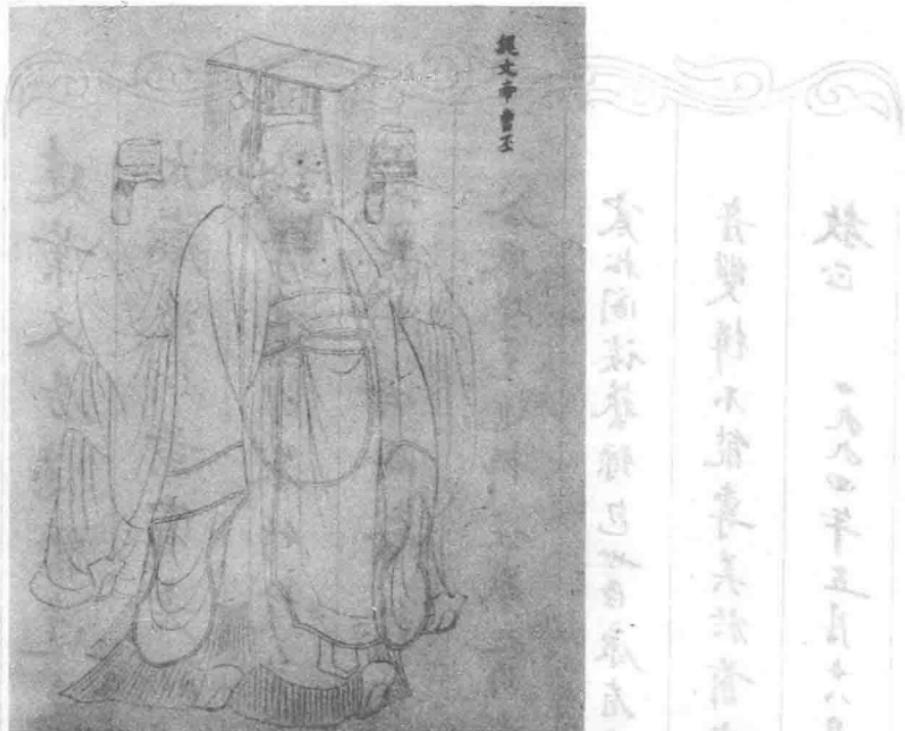
寒松閣談藝錄包世臣康有為藝舟雙楫廣益

舟雙楫不能專美於前之為題小詩即奉

放正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六日史樹青呈橐





石谷风临《历代帝王图卷·魏文帝曹丕像》



石谷风画鹿

## 我的名字的由来(代序)

我原名石振华,弟弟叫石新华,这都是一般常见的名字,没有什么特色。说起现在常用的石谷风的名字,却还有一番来历呢。

五十多年前,我跟黄宾虹先生学画,一次,黄先生对我说:“自古以来,凡诗人画家都喜欢‘石’字。宋代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明沈周为沈石田,还有石涛、石谷,以及现在北京的齐白石。他们不姓石,名字别号都嵌个石字,你姓石,也应该起个很雅的名字才是。”

我觉得黄先生讲得有道理,忙问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先生微微一笑,道:“你翻书吧,最好在《诗经》上找,因为画离不开诗啊!”

从此,我便捧着一本《诗经》,没事就翻。终于在《小雅·谷风》篇中找到这样一句:“习习谷风,维风及雨。”我立即将这一发现告诉黄先生,先生胸有成竹地说,找到了就好。他还说:“谷风即东风,有吉祥之意。名字最后一个字以上声(古音)为好,‘风’字是上声,有阻气,有轻气。石谷风,多好听。这名字本身就是一幅很美的山水画。”

当我启用石谷风名字时,正好热衷于临摹清人王石谷的山水画,同学们问我:“你现在临王石谷的画,名石谷风,如以后摹大涤子,还得改为石涛风吗?”我遂将黄先生帮我取名的情况一说,大家想了想,不约而同地说:“真好名也!”

从那时起,我作画、鉴定文物,就一直使用石谷风作为我的行业名,连别号都未取。

“古风堂”既是我的书斋名，又是我发表文章和专著的别号。例如，1944年济南聚文斋出版我撰写的《周秦两汉封泥考》、《集古陶文字》，以及1947年发表的《西域写经考释》，都是用的“古风堂”之名。“古风堂”一直沿用到现在。

为我“古风堂”题名的有金石篆刻家金禹民先生、古墨专家尹润生先生和著名书画家唐云、白蕉、启功、王乐甸等。现在挂在我书房的“古风堂”三个字，为上海画家唐云所书。唐先生写的瘦金体，撇捺坚挺，古拙朴茂，为古风堂增色不少。

最近，我又取了个别号，叫作“野人”。我年过古稀，离休在家，不在朝而在“野”。晚年多以动物为画题，“野人”画“野物”不是更有趣吗？前不久，我得一方旧玉印，印纽雕工古拙，系明代无名所镌，印文为“我野人也”，印石和印文都很精致。天赐珍宝，更坚定我取别号“野人”的信心。试想，一幅画完成之后，落上“谷风野人”名款，再钤古拙朴茂“我野人也”玉印，是多么惬意啊！

解放后我一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调到安徽省博物馆以后，我到徽州等地调查收购文物字画，访察多有记录。我想利用有生之年，将《古风堂观画记》、《古风堂藏晋魏隋唐写经墨迹》等整理出版，为后人留点精神财富。



# 目

# 录

我的名字的由来(代序).....	1
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	1
蛰居十载竹北移.....	9
植根于博 力求于精 .....	13
竹北移同学录 .....	23
一艺之成 必竭苦功 .....	33
黄宾虹先生篆书《大盂鼎》 .....	39
刘奎龄画风有传人 .....	42
王梦白喜画猴 .....	44
于非厂玩古墨 .....	46
溥心畲有金石癖 .....	48
风趣诙谐的寿石工 .....	50
回忆刘子久老师 .....	52
笔力超群的高希舜 .....	56
勤奋好学的林散之 .....	58
张大千好为人 .....	60
邱石冥性岑寂 .....	62
颜伯龙卖画之苦 .....	64
李苦禅能忍穷 .....	66
铁笔金禹民 .....	68
白蕉爱古纸 .....	70

尹润生治学严谨	72
水彩艺术大师王肇民	74
唐云舟中作画	76
启功言行喜幽默	78
陆鸿年的工笔重彩人物画	85
老而弥坚的女画家俞致贞	87
田世光的工笔花鸟画	89
米谷喜爱民间艺术	91
王乐甸——学者的书法艺术	93
多才多艺的胡继高	96
程啸天穷不失志	98
再访汪采白纪念亭	100
三十年代的北平画坛	102
济南名士多	105
王献唐办假字画展	107
路大荒重道义	109
金陵画派概述	111
新安画派概述	115
丁云鹏之研究	119
关于浙江《黄山图册》之我见	154
新发现的《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	163
赵之谦作品辨伪	168
《丹枫呦鹿图》和《秋林群鹿图》赏析	177
敦煌文书的书法艺术	178
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	181

合肥宋墓出土的笔、墨、砚	186
精品荟萃的《郁华阁藏墨簿》	193
新刻《海内奇观》跋	196
《青楼韵语》跋	199
徽派、皖派篆刻艺术	201
徽派版画	204
徽州木版年画的发展	207
徽州古建筑雕饰艺术	213
徽州墨模雕刻艺术	217
芜湖铁画	229
安徽的文房四宝	232
后记	238

## 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

黄先生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又号予向，安徽歙县潭渡村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正月初一日诞生在浙江金华岭头，1955年3月25日卒于杭州西湖栖霞岭下寓所，享年九十二岁。

先生的先祖黄白山系明末诸生，耕读不仕。破家产买书数千卷，山居三十余年，清贫自守，善书法诗文，著作甚丰，有《一木堂诗稿》等十六种。《一木堂集》于清康熙时因被列为禁书而销毁。戴东原对白山致力文学的著作《字诂》、《义府》二书评价很高。白山之子黄吕，字凤六，幼承家学，工诗词，善画山水，用笔苍劲，为新安派画家之一。宾虹先生的父亲黄定华，幼年时家境贫寒，从外祖汪篆扶读书。中年一度经商，后改业制墨。晚年喜画梅竹，日可数十张纸，积画盈箧。先生的家学渊源，又因徽州一带邻近江浙，经济和文化相当发达，旧家世族收藏丰富，画家辈出，文风很盛。先生生长在黄山、白岳、新安江秀丽的山水之乡，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先生幼年时代从学于黄芸阁、汪仲伊诸名师，十岁即喜爱吟诗绘画，见物像有生趣的辄取纸涂抹，父见其性好画，命从老画师陈春帆学习画法。此后，他对绘画便随时留意，苦求请教，凡书画过目、必认真笔录或临摹，日积月累不断钻研。四十岁以后长期住在上海，曾在《国粹学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等处任艺术编辑。以职务之便，博览了海内诸多的金石珍品及书画真迹。他治学治艺有着刻苦钻研、坚韧持久的精神。有时作画兴浓，夜深而不倦。对客挥毫，谈笑自如。住在北平期间不分寒暑，黎明即起练习拳术，使身体发热后呵冻作画。即是在旅途舟车之

中，依然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地速写。因此，他的画稿盈箱满箧，创作素材数以万计。九十岁时曾一度患眼病，双目模糊不清，但仍摸索写作，或借助放大镜读书作画。经医生治疗割去翳点，重复光明后，他更是发奋创作，每日读书作画都在十小时以上，并经常到西湖风景区寻觅素材，把写生、作画、读书、著述、教学当作终身事业，数十年来未曾间断。1955年3月，先生病重，当时王伯敏同志与先生接触最勤，每次见面先生都振作精神，把平生所学的知识，尽量地口述出来，经王伯敏同志笔录后，再反复增修。先生的那种不负前人告后人、诲人不倦的热情，令人难忘。直至逝世前一天，还念着“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词句。先生自少壮而至耄耋，始终不忘勤学苦练，这种恒心与毅力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先生的艺术发展过程，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而日臻成熟。其作品的技巧、风格，如按年代可分出早、中、晚三个时期，从中不难找出一条贯彻始终的线索，看出先生取得艺术成就方面的发展规律。

先生五十岁以前的早期作品，流散在徽州的山水画较多，其笔墨章法秀润细致，层次丰满，临摹古画的体裁非常之广泛。这一时期，先生正是致力于画法研究、深入到传统绘画中寻找前人创作规律的阶段。他并不执著于古作品的外貌和形体，不甘于陈陈相因的俗套，这从他一幅早年临摹浙江画的题识中便看得很清楚：“此余二十年以前临渐师所作画，取其意，而不袭其貌云。”在他早期的艺术道路上，他正是以这种学习传统的正确态度来不断地勤学苦练，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特别是新安派画家如浙江、汪元瑞等人的笔墨技法，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一段时间的扬弃，这些古代绘画的精华，便融入他的绘画风格里。从他早期学习绘画的途径和晚年所获得的卓越的艺术成就来看，

先生确是在继承和发展国画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先生五十至七十五岁，为绘画的中期阶段。他一方面吸收古人的优良传统，一方面领会自然变化的奇奥，在意境和技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和突破。先生对于笔墨技巧，朝着“熟处回生，巧中求拙”的方向发展，打破了用笔用墨的常规，不局限于一般的笔墨技能，而是在取得前人笔墨的理法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说用笔要有“平”、“留”、“圆”、“重”、“变”五法，用墨要有“积”、“焦”、“浓”、“淡”、“破”、“宿”、“泼”七法，这是总结了传统绘画笔墨技法后所提出的一整套笔墨技法理论。

为了使构图内容不断推出新的题材，先生提出“以造化为师”，要写真山真水真意境，就要做到“搜尽奇峰打草稿”。在这三十年中，他游遍了国内名山大川。他在七十六岁时所画的设色山水长卷中，有两段自跋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先生艺术道路的好资料：

“甲戌、乙亥、丙子三年中游蜀粤归，得写画稿千余纸，

观故宫南迁名画，寒暑无间，数以万计。因采名家所长，出以己意，昕夕点染、置行箧中，自南而北，又历数年，始足成之。

余自鞋衣就薄，随侍金华山中，诵习余间，见古书画即心喜之。家有古今名迹，晨夕展对，悟其笔意，优游自得。弱冠返歙，目睹黄山世族旧藏，跋涉远道，不惮劳悴。长桥淮海，时古物珍玩麇集，维扬盐业尤盛，泛览群籍。间蓄法书名画可三百轴，明代楮墨弋获尤多，行箧往来，携以自随。洎清叔为，旅食沪上，欧美人出其雄贷，搜罗唐宋古画，四方至者真赝杂出，得以甄别选录，临摹章法，购置元人逸品，参悟笔墨。既师古人，兼师造化，因游粤、桂、荆、楚、齐、鲁、燕、赵、川、蜀诸山水，手挥目送，未尝一日间断也……。”

可见先生以七十一岁高龄还攀登峨嵋、漫游于桂林阳朔之

间，终得写生画稿千余纸。

安徽是他的故乡，对黄山、新安江风景尤为喜爱，行迹所到均有写生、默写画稿。从他作品和笔记中，可以看到天台、雁荡、武夷、阳朔、匡庐、峨嵋、嘉陵、黄山、九华、新安江等诸多纪游图和题记，体现出深远异常的景色，这正是他“既师古人，兼师造化”的结果。

先生七十五至九十二岁的晚期作品，达到了成熟阶段，体现了其经数十年的艺术实践所形成的面貌和精神。晚年山水、花鸟、草虫、人物皆精，别有生趣，尤其是山水画造诣极深，他善于用积墨法皴点山石，使画面层次浑厚，墨彩变化无穷。以宿墨运用得法，显得老干苔痕，逸趣横生，再加以焦墨法的使用，使笔下白云出岫，峰峦灵空，有立体感。他在实践中创造了“丹青渗墨，墨渗水”的用墨技法，取得了水墨之自然渗化、浑厚华滋的效果。他关于使用积墨、宿墨、焦墨的经验，尤属难能可贵的遗产。因此，他晚年的山水画作品表现得特别深浓浑厚，有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把画面画得那样黑，如果真是从传统的笔墨技法去分析，那么他的成功之处，正是他善于从墨中表现出复杂的层次和墨彩的变幻，自非一般画家可比。

黄先生卓越的艺术成就，博得了人们注意和推崇，有关评述的文章发表了很多。笔者仅就个人的见解，进一步分析先生的画风、派别、品质、成就、贡献与影响，以对黄宾虹先生进行再评价和再探讨。

先生的师承与发展，是在接受新安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先代不同流派的优点，而不局限于一家一派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观览先生的作品，就不难看出他的画风趋向，是属于诗、书、画并重的“文人画”范畴，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董其昌“南宗”画派的影响。同时，他反对“文人画”中专事陈陈相因的复

古、拟古派，也反对“文人画”中草率简易、笔墨纵横习气的江湖派。他的画风是“不媚古人，不落俗套”。然而，更为杰出的是以革新精神，为近代艺坛开创了更有生气、更有发展前途的全新境界。

对于画家品质方面的品评，无论古今都以此作为对画家与作品衡量的重要标准，所谓“有斯人则有斯画”。过去，旧的观点是以“贤愚”、“忠奸”、“雅俗”来分别的，这不一定符合现代的道德意识。我们所要评骘的，是其人民性、现实主义精神、劳动观点以及新的道德品质等方面。

黄先生是一个有革命气质的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他热爱祖国，曾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而对民族绘画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勤劳谦虚，从不把艺术劳动当作商品，他说：“书画可赠可取，互通教益，永留雪泥。”解放后，一贯拥护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积极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不为高龄所限，攀登艺术最高峰，充分表现了他对艺术的忠贞、对生活的热爱。这位可敬爱的老画家的高贵品质与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就黄先生的艺术成就而言，作为现代国画家，有所谓“南黄北齐”之说，这样的盛誉先生是无愧的。他山水画独到的特点，是从传统中提炼出自己笔墨技法，向大自然吸取新的意境，所以他的画作中笔笔有师承，笔笔又是创造，能独树一帜，有独特的风貌和精神，是近百年来独具生机的艺术珍品。

先生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工诗文，画上所题多有自己的诗作，篆书、楷书亦很见功力。由于他的诗、书、画都佳，充分体现了中国画这种综合性的艺术特色。

黄先生长期活跃于艺坛，对中国现代书画艺术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绘画实践理论、教学等方面的成就，都可以说

明这一点。

他通过绘画，表达了继承传统，却又不受传统的约束，去粗取精地发挥笔墨技法等特征。在构图上，运用“取”与“舍”的方法，向大自然寻找题材。他的独创之处，既迈越前人的规范，同时又为后人的继承与创新，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大道。

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理论，散见于各种书刊中，如《古画微》、《美术丛书》、《黄山画苑论略》及各家画册等等，对于研究中国画学、画史，以及普及美术知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黄先生一生，在南、北艺术院校教育工作几十年，直到逝世前，还是杭州艺术学校的教授。他的学生众多，为祖国培养了很多人才。

诚然，黄先生的山水画作品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最突出的是过分的强调笔墨技法，不求画面形似与整洁，给人一种不易接受的感觉。黄先生曾经听到过这些意见，按他的解释，观察绘画犹如品茗，触唇苦涩味难入口，其后，味方可转芳甜。又说，品画如食甘蔗，先食其梢，复食其根，则渐入佳境。黄先生的画确实充满“苦涩”的气氛。对于这种强调画幅的骨子里有含蓄与高度构思的艺术手法。如何恰如其分地评论，限于笔者的艺术修养，难以作出恰当的结论。希望专家和读者对这种画风，进一步地加以研究。

先生除了精于绘画，还有多方面的修养。他既是中国画的理论家，又是鉴赏家、收藏家，同时也是金石文字学家。学识的渊博，是因为他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见博闻和刻苦钻研，使他对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有了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他自十三岁就开始搜集历代书画，尤其对新安派作品特别喜爱。有人向他出售，他节衣缩食也一定要买到，对浙江、郑旼、邹臣虎等人作品

均甚称许，每次外出必随身携带，晨夕展对。他一向不把文物束之高阁，秘不示人，所有收藏都可影印出版，供广大爱好者学习与欣赏。但是，他那时是孤立的，他在经济上又很困难，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展艺术事业。同时，还有人排斥他、打击他，使他所钟爱的事业常受到巨大的损失，在先生收藏的二千余枚古玺印章中，以金质“右丑王玺”，银质“廩盦”、“上阳行邑大夫”和玉玺“辟兵龙它”、“丁无忌信玺”最精致。当时，上海有位给英籍犹太商人哈同收买古文物的邹适庐，为了立“四玉玺斋”的斋号，想购买先生的藏品，先生复信拒绝说：“我蓄物是为求知，非比市货交易”，未允。叵料，不久先生所藏古玺印章竟遭抢劫。先生于1929年5月18日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五月十八日晚，居邻回禄，突有匪人闯入行劫，损失以古玺印为多。今将失印付诸石印，分贻同好，以志雪泥。”

又一次遭劫是在十年之后。先生应聘为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会的导师，每星期二讲授中国画史，经常把所藏名画作为直观教材。1939年11月14日晨，先生在西城石驸马大街等电车时，忽被一人推倒在地，此时另一人伪作好人把先生扶了起来。然而，就在这一撞、一扶之际，大衣内袋里的两幅珍贵的宋、明长卷已被劫去。事后，虽经追究也没有结果。当时，我问先生今天上课何故来迟，他讲述了失画的经过，很气愤地说：“失去的画为我身外之物，但是我内心毅力不可夺！”先生广为搜藏我国古代书画玺印精品，不仅是出于临摹、创作参考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祖国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先生六十年来与所存文物书画形影不离，好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先生生前就提出身后愿将所珍藏的书籍、字画、金石印章、印本、拓本、碑帖等文物，以及自作书画手稿等一万零一百四十五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当先生九十寿辰之际，华东文艺界联合举行庆祝会。赖少其